

朱光潜美学论纲



● 劳承万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光潜美学论纲

劳承万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包云鸿

朱光潜美学论纲

劳承万 著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合肥市桐城路145号)

邮政编码:23006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40 000

版 次: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标准书号:ISBN 7-5336-2180-8/G·2677

定 价:14.8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四维理论体系的聚焦点

——情趣化	12
第一节 “情趣”范畴的来源与走向	14
第二节 “情趣”把世界联成一体	18
一、“人生—情趣—艺术”宇宙论模式	18
二、“情趣”范畴在后期体系中的失落与复归	24
第三节 文学批评模式的转换——趣味批评	28
第四节 熔铸体系的兼容博纳心态——哲学趣味	32
一、大勇大智,面对人类一切文明无所畏惧	35
二、在“唯物—唯心”往返领域中形成的张力结构	36
三、超越于“唯物—唯心”之上的视界	37

第二章 哲人学说

——从美感内在结构到美感外在结构	43
第一节 审美范式	44

第二节 前期哲人学说	48
一、几部论著间的关系	48
二、《文艺心理学》体系的基本结构	49
三、前期体系的基本结构	51
四、对朱光潜前期理论体系的评价	64
五、通向后期理论体系的路向	67
第三节 后期哲人学说	77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78
二、主客观统一说的理论来源及其推论框架	89
三、美感问题与突破认识论	97
四、问题讨论	104
第四节 前后期学说体系的异同	113
一、自我评价	113
二、前后期学说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122
三、从美感内在结构到美感的外在结构 ——朱光潜学说体系的统一性	133
四、对前后期学说体系的自我评价	138
第三章 艺术形而上学	
——人生艺术化	141
第一节 “天一人”世界中“一”的追求	142
一、“人生艺术化”是朱光潜美学思想体系中 最重要的、属于他自己的思想	142
二、思想体系中的“一”与“多”	144
第二节 人生艺术化与美感内在结构	152
一、什么是艺术	152

二、艺术与美感内在结构的关系	153
三、“人生艺术化”的涵义	155
第三节 人生艺术化与“出世—入世”二极性张力	163
一、艺术——把苦难转化为对苦难的观照	163
二、“艺术—人生”二极性张力结构的把握	165
三、二极性张力结构与美感内在结构	168
第四节 诗学——艺术形而上学	170
一、诗是文学的最好入门	171
二、诗的“艺术形而上学”的本质	177
三、诗的绝对境界——生命与诗的统一	182
四、诗学理论的突进——中国诗何以走上律诗之路 ..	187
第五节 后期学说中的艺术形而上学倾向	196
一、高扬艺术的主观创造精神	196
二、坚持人类共同美感、人性论、人情味、 人道主义、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有深层情感结构存在	197
三、在“人—自然”框架中的深情展望	199
第四章 艺术生理学	
——审美筋肉论	200
第一节 朱光潜美学体系的新向度	200
第二节 整体人观念与近代美学的审美筋肉论	205
一、整体人观念与对心理—生理领域的探索	205
二、近代美学的审美筋肉论倾向	210
第三节 音律节奏与筋肉运动	214
一、音律节奏——艺术的筋肉运动	214
二、从诗学范式中看音律节奏的筋肉运动	216

三、中国诗文的音律节奏及筋肉运动模式	220
本章余论	230
第五章 语言表现与方法论	
——思维方式的变革	232
第一节 语言表现和方法论的关系	235
第二节 媒介即艺术	242
第三节 方法论系统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259
一、范畴与命题的突进	259
二、审美认识论向实践论(人学本体论)	279
三、知识结构的塔状本体(博与约)	
和有机化(生命化)	284
四、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源	298
第四节 叙述方法	309
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309
二、从难处说开去	310
三、看准门径	317
四、诗性阐释	320
余 论	330
一、本书尚未论及的部分	330
二、人生观与学术观双重变革的历史意义	333
后 记	340

引 言

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体系（尤其前期体系），是颇具特色的。其建构体系的路向是：以“出世—入世”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和现代多学科实证知识（心理、生理、文学、历史—艺术生理学）去融汇西方哲人学说（康德、克罗齐、尼采、叔本华、布洛、立普斯、谷鲁斯，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纵横交织，层次分明，使之成为一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它像磁石一样，吸摄着当年年青一代的心。即使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个体系的磁力效应，也并不减色。《文艺心理学》、《诗论》，仍是难以匹比的美学入门书。几十年来，不管是怎样的风云变幻，其读者群有增无减，这证明了这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确是一个“谜”。

朱光潜建构体系的独特心路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出路的一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为了追逐人生与学术之谜，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呵！翻开中国现代史，有谁曾不辞劳

苦，从东方的香港到英伦三岛、巴黎、意大利，乃至莱茵河畔，前后度过十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谁能从飘渺的哲学玄思到精确的鲨鱼解剖，和用熏烟鼓与电气反应机测试心理反应，进行过张力距如此遥远的大脑训练？有谁曾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兴趣，从中国的儒道释哲学到西方哲学（理性与非理性）、文学、艺术、心理、生理、符号逻辑，从中国诗学到西方诗学，最后用美学范式把以上万花筒式的学术成果统摄起来，成为以“情趣”为焦点的一家之言？有谁能以少年的身份熟练地使用非母语系统进入西方学术之林，并以自己的力作（《悲剧心理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凡此种种，只能使人惊讶、叹绝。这种用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的学术胆识和规范，和用中国人的“灵”去灌输西方焦土的精神超度，以及二者的结合，令我们叹为观止。因此，朱光潜当年寻求人生出路的这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不管是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探险与解答！我们必须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放到这个高度上，才能拨开历史的乌云，客观地展示它的光辉。

朱光潜早期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以《文艺心理学》《诗论》为象征），不是一维的单一结构的学说，而是多维的理论体系，其间错综地交织着：深刻而玄妙的哲人学说，严肃而豁达、执着而超脱的人生态度，渊博而多向的学科知识，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行云流水式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哲人学说——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多学科实证知识（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构成四维度的多面体的理论体系。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妙。

所谓“哲人学说”，指这个体系的哲学—美学构架、逻辑起点等方面的从属和继承关系。其前期的哲人学说，是以克罗斯齐的直觉说为核心，一方面渗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诸派学说，如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等；另一方面，又渗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哲学精神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意蕴，具有转型时代中多向吸纳、兼容并包的大师心态，其焦点集中在审美认识论（心—物关系）上。其后期的哲人学说，则在扬弃前期哲人学说的基础上（也许有人怀疑这里的“扬弃”关系，详情下文展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为后期追求的目标，同时吸取黑格尔、歌德、维柯等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完成了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美学体系，其焦点由审美认识论移向审美实践论（主体论或人学本体论），成为一代美学宗师。

所谓“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情趣—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灵魂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

由的”^①。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一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闪光，可望而不可及！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实证）——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艺术”关系（艺术形而上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一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艺术生理学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情趣—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玑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24节。

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我们以上的看法并非想当然，而是根据事实的。

根据之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家学说，曾经像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或朱光潜=唯心主义）那样，充当过众人的“靶子”，曾受到随心所欲的人的批判，任何人都敢于批判朱光潜，都以批判朱光潜为荣，甚至可以导出一个公式：凡能批判朱光潜的人，都是唯物的、进步的，爱党爱国的。中国的极左思潮裹挟着“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恶浪，点燃了熊熊大火，企图把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朱光潜=唯心主义）及其论著的一切“遗毒”烧掉，……然而，朱光潜其人、其书、其事……却是“烈火金刚”。他犹如一位身经百战、谙熟一切套路的老拳师，任凭对手拳打脚踢，他只轻轻一挡，即让对方自讨苦吃，跌了筋斗之后，默认出手幼稚、低劣，败下阵来。愿意回头的，便拜他为师，不愿意回头的，便终生吃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很难一打就倒，一批就臭（准确地说，应是打不倒，批不臭）。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正如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有四个宽阔而结实的维度，面临四面八方，刮风下雨，只能飘洒其中的一面（一维）。因而，它总是光照四方，风吹雨打不动摇。朱光潜理论体系所经受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谨严与合理，它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低能理论家的虚构或胡说八道。

根据之二：是另一位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认定。

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对该书作了精辟的评论（推而广之，也可看作对朱光潜体系的评论），择其要点如下：（1）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先例”。（2）学术情趣化。“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3）卓尔超群的叙述方法与语言表达。“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综观以上三点即可看出，那正是针对朱光潜的四维理论体系而引发出来的金玉良言。朱自清当年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石破天惊。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师和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他和朱光潜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一般。他对朱光潜的学说体系，体察入微，领悟深切，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这为后人读朱光潜的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然而十分可惜，此一大师对彼一大师的“拳术套路”、“魔法变形”的珍贵告诫，却被后来的人们忽略了，或被极左思潮所淹没了。人们只能束缚于伦理、意志上的肤浅评判，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了。请看 50 年代一位著名理论家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评价：“朱先生的学问，骤看起来好像是很渊博，

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先生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一些见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①。这是50年代对朱光潜美学体系带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也并不否认当年有许多问题实属学术探讨）。当年大批判（大辩论）的共同特点是：（1）调子很高，吓唬人的大话很多；唱来唱去的大调基本相同。（2）“如果认真地把他所有著作研读一下”，却很少有人做得到，“认真”不起来，至于能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者，谈何容易？例如你没有全面研究过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你怎么去评价直觉说的得失？你要评价朱光潜的“出世—入世”说，即使你对中国儒道哲学有所研究，但是，你没有研读过尼采的哲学美学著作，又能谈出多少见解？就是那本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中国恐怕也很难觅到，所以谈“认真”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的话，不是谎言，也是大话。且听朱光潜当年的灵魂感受：“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懂得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

^① 《美学问题讨论集》（一），作家出版社出版，第134—135页。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人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①。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根本对不上口径。50年代对朱光潜的大批判（大辩论）之后，历史证明：朱光潜前期的学说体系，是很难做到一打即倒，一批即臭的。道理很明显，批判者所面对的是四维体系中的一维——哲人学说（而且又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其余三维（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生理学/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根本无法交锋，即使是对其一维中的哲人学说，也仅能划分一下唯物、唯心，指指点点而已。原因在于批判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库存与批判对象相比，实在难以相称，怪不得朱光潜在80年代的回忆中说：“50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是可笑的”^②。其实，“可笑”的事还多着呢！朱光潜回忆中的评价，我以为是很有份量的。

“打打杀杀”的学术史早已过去！

真正的学术沉思，早该来临！

面对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四维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视界，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这是本书写作的总契机。

其次，面对朱光潜七百余万字的论著、译著，如何去评论它？采取何种评论方式为最佳方式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未动笔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

① 《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省略）第10卷，第80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34页。

评价一部著作或一个理论家，应该说是一个探险过程。“评”无定式，允许多种多样，方向相反，往往异道同归。但结合目前情况，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型的评点方式，或者说是变形的扩大了评点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走到哪里，评论者也追踪到哪里，作对应性的评论；或者把作者的论著内容作大体上的分门别类，适当归纳，再作对应性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缺少相对独立的解释框架，不能把“芜杂”的对象重新铸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这种评论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是，细致周到，密而不漏。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似是在所难免。其缺陷是，要处处跟着作者走，作者说了什么，也要随之评论什么。这样，势必造成两种难堪情况：一是大量重复作者的原话难以避免，离开作者原话就会失去评论的依据，这样则会话语重叠、篇幅冗长，对不熟悉原著的读者，尚可读下去；但对已熟悉原著的读者，则会感到异常疲惫。尤其是深入论述朱光潜，如果评论者的文笔欠佳，与朱氏距离太远，则难以卒读。二是难于从原著中超拔出来，自行布局、构筑，作出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论者下了较深的功夫，对原著十分熟悉，掌握了不少材料，论之有据，言之确凿，亦间有智慧的火花闪烁，但终未能燃成熊熊大火，失去融成一体的良机。把这种评论方式称之为评点式评论，似属冤枉，因为它多少也越出了传统评点的限度与范围（如归类、醒题，使用了不少现当代美学的新范畴概念与方法等等），但由于原著“磁力”效应太大，致使评论者难以拉开距离，所以在其大脑中也难以形成对应于原著意蕴阈限的简括解释框架，只好如此“就范”了。

第二种方式，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熔铸新的解释框架，超越评点方式，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也许这种说法很不妥善，只取其主观统一性而已）。按照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读者对文本的诠释，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只要遵循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则可以作出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抓住其深层的脉络走向、各类关节点，及其对应张力，像面包师做面包过程一样，水泼粉上，又拌又搓，弄成意向中新的一团（马克思叫作“先验结构”）。这样，便能做到“纲举目张”，说长道短，“不似其人而胜似其人”。

如果说，第一种评论方式近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研究”方式，那么，第二种评论方式则近似于“逻辑的研究”方式。历史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顺序、层次一目了然，“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但是这种“历史”方式又有突出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这就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式，则是一种排除了历史偶然事件的理性结构，或理性运演系统，“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①。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就是评论的“原著”，但却有比较合理的类同性。至于“逻辑”方式，则更具有与“解释框架”的类同性。因此，笔者认为，评论一部作品、一派学说、一个理论家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第42页。